



孙中山诗传

鞠盛

著

伟哉我中华 壮哉神州陆
山岳挺高标 江河荡污浊
灵气之所钟 代有伟人出
中山尤拔群 万众一公仆
毕生志无他 但为民造福
苟利国与民 肝然行不惑
扬我平等旗 振我自由铎
博爱以为怀 救世以为乐
百折行弥坚 九死志不辱
终令帝制摧 手创共和国
三民开新宇 五权除旧梏
中华臻富强 矢志以为鹄
天下为大公 终身奉行笃
思想何精深 学识何渊博
功绩照汗青 德行被百族
允称中华魂 千秋光煜煜



鞠盛 著

孙中山诗传

本诗历史顾问：

王奇 毛大风

林恭祖 范止安

康奉 彭真怀

本诗艺术顾问：

刘征 刘初鹏

易海云 赵秀亭

徐康 穆群

苏仲湘 欧阳鹤

胡天月 宣奉华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中山诗传 / 鞠盛著. —北京 :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2.3

ISBN 7-80098-430-3

I . 孙… II . 鞠… III . 孙中山(1866~1925)—传记
IV . 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119 号

责任编辑:徐衍 浩然 **装帧设计:**林胜利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万寿路西街甲 7 号 邮编:100036 电话:010-6821943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25 印张 396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098-430-3/C · 026 定价: 18.00 元(平)
32.00 元(精)

本社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电话:010-68278452)

目录

自序	(1)
序曲	(6)
一. 救亡图强	(7)
二. 伦敦蒙难	(16)
三. 开创民国	(30)
四. 憤讨国贼	(48)
五. 矢卫共和	(70)
六. 广州平叛	(83)
七. 国共同舟	(95)
八. 北上回天	(108)
九. 巨星陨落	(122)
十. 德泽流馨	(136)
尾声	(145)
注释	(146)
附录一	(150)
附录二	(161)
后记	(162)

自序

孙中山先生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现在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江泽民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先生一生的丰功伟绩。他说：“孙中山先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历史伟人，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主张‘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敢于向几千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制度和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宣战。他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期望中国迎头赶上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并为推动实现这个美好理想而顽强工作。他历经险阻，但百折不挠，忠实地实践了他所说的‘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誓言。他把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作为自己四十年革命生涯的深刻总结，留给了后来的革命者。”

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思想和为此而作出的努力，更是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他曾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他从未放弃任何一个可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机会，甚至在他的晚年，还不惜以重病

之躯，毅然北上，亲赴当时北洋军阀的统治中心北京，为拯生民于水火、臻祖国于统一而竭尽全力，鞠躬尽瘁。弥留之际，还频吁“和平、奋斗、救中国”不已！此种生死不渝的精神，诚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值得我们大加发扬。这对我国现今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也是一种莫大的推动力量。

笔者虽不敏，但兴亡有责，岂敢后人？党中央一再号召，促进中国和平统一，此乃每个炎黄子孙的神圣职责。而中山先生正是这个事业的一面光辉旗帜。力求祖国和平统一是贯穿中山先生伟大一生的一条鲜明的主线，也是他伟大一生中的不懈追求。如将这根主线、这一追求形象地再现出来，定能感染更多的群众，定能有益于当今海峡两岸中山先生伟大事业的忠实继承者。相形之下，一切逆潮流而动的分裂分子的丑恶嘴脸，亦将更加暴露。

笔者十五年之前，即抱着这一愿望，从事这一长篇叙事史诗的试作，用以表达一介书生的拳拳报国之心。虽历经艰辛，此志迄未稍懈。个中辛酸委非一言所能尽陈。每次握管，无不为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高风亮节所感动，所激励，心潮汹涌，澎湃不已。即今作此自序，情亦如前，迥难压抑。《毛诗·大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贤，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此言极确。故行文至此，余言谨以长歌代之。敬祈海内外诸君不吝赐教。

幼聆孙公绩，童心即为吸。
公诚天下望，勋名光史籍。
铁血铸中华，赤手补天裂。
古华闸门开，神州春潮激。
久欲弘典范，弘我公德业。
伟哉公挺生，天地与俱立！
动中见豪雄，静中显飘逸。
动静皆为诗，唯诗能相协。

我公尝论诗，传世亦有作。
谓我诗之美，卓然逾各国。
一韵我数言，彼演为千百。
誉之为粹美，矫矫脱尘俗。
公怀天下忧，尚念及诗育。
凡吾诗国民，何当力振作？
因即不自量，诗径试摸索。
以诗传我公，或可更肃穆。

顾余多坎坷，所遇常拂逆。
幸哉普天庆，“四害”终覆灭。
三中全会好，中华开新页。
实践作准绳，神州飞春色。
区区劫后身，幸煦党恩泽。
何以报深恩？唯有自鞭策。
人生能几何，稍纵时即逸。
是以寸阴竞，寒暑无暇夕。
长年独守窗，外界几隔绝。

六根为之净，五蕴为之灭。
一字未能安，脑汁每绞竭；
一韵偶然遂，追逋情更急。
十载作此诗，稿已数十易。
须断已逾千，难状公万一。
恨无子建才，愧乏龙门笔。
钻之而弥坚，望之愈不及。
瀛海安能穷？聊此贝壳拾！
高山胡可仰？徒自清芬挹！

既自知才疏，何仍耕不息？
若无砖石抛，焉有金玉莅？
我今献刍荛，盼众周郎惜。
点铁使成金，化石使为璧。
谱之入管弦，歌舞与之掣；
摄制成光盘，为诗添羽翼；
组成演唱团，唱彻神州月。
以使顽夫廉，以使懦夫立；
以开和平门，以促国统一。
金瓯早日整，硕果早日结；
孙公在天灵，早日得安息。
此愿若能遂，身死心亦悦。

诗铸中华魂，世代称诗国。
五经诗为首，礼必辅以乐。
众星罗秋旻，光辉耀大陆。
唐贤十万卷，流泽及百族。
利国复化民，扬清复激浊；

惊天泣鬼神，移风复易俗；
陶情复养性，赏心复悦目。
诗庶堪负此，岂能妄自薄？

今幸逢盛世，百卉竞芳馥！
人间要好诗，中枢屡鸣角。
风骚讵可忘？讽誉宜并教；
“双百”为指针，“二为”作的鹄。
莫作秋虫鸣，当效虎啸谷！
莫歌绮罗香，当思盘中粟！
敢于护新苗，敢于斩恶竹；
敢于破陈规，敢于革旧俗；
请听今日歌，莫奏前朝曲！
定教古诗坛，诗纛日高矗！
诗风催千红，诗雨润万绿；
诗山百凤翔，诗海千帆逐。
人人具诗情，举世成诗国；
天下为公日，齐奏普天乐！

诗品源人品，根深出秀木。
永记孙公铭，人争做公仆。
共致民风淳，永葆党健魄。
悠悠诗兴长，滚滚江涛逐。
诗罢自长吟，鸡声忽喔喔；
推窗急相望，东方已大白。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六日于北京

序曲

伟哉我中华，壮哉神州陆。
山岳挺高标，江河荡污浊。
灵气之所钟，代有伟人出。
中山尤拔群，万众一公仆。
毕生志无他，但为民造福。
苟利国与民，毅然行不惑。
扬我平等旗，振我自由铎；
博爱以为怀，救世以为乐。
百折行弥坚，九死志不辱。
终令帝制摧，手创共和国。
“三民”开新宇，“五权”除旧梏。
中华臻富强，矢志以为鹄；
天下为大公，终身奉行笃。〔1〕
思想何精深，学识何渊博！
功绩照汗青，德行被百族。
允称中华魂，千秋光煜煜！

一. 救亡图强

(一)

溯自夏传子，禅让即告退。
遂开家天下，童痴亦“万岁”！
但供一姓肥，哪恤万民瘁？
流毒数千载，清季祸尤最。
长期事封闭，观天坐井内。
妄自称天朝，唯我独尊贵。
人已日求新，我犹守愚昧；
人已日觊觎，我犹作昏睡！
才俊沉下僚，庸奴踞高位。
荐举唯其亲，仕宦多以贿。
俗吏钱最贪，孱将死尤畏。
百事无一能，唯知吮民髓。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累。
千村鬼唱歌，万户余蛇虺。
三朝锐气销，八旗雄风坠。
蚊蛀栋梁空，神亡心胆碎。
彼以大炮轰，我以长矛对。
一旦临强虏，焉得不崩溃？
神州将陆沉，人将沦鱼贝！
大祸迫眉尖，万民焉卒岁？

民困盼解放，途穷思改革。
时值清纲坠，国家多难日。
鸡鸣破寒空，粤海生曙色。
瑞霭绕香山，翠亨诞圣哲。
公本农家子，幼即事稼穑。
上山采樵薪，下海捞蚝蛤。
粗粝充饥肠，终年缺衣褐。
寒冬著无鞋，棘穿常入骨。
新谷甫登场，豪奴即入室。
所获半充租，农夫焉能活？
疾首虎狼政，切齿吸血蛭。
誓作盗火人，尽焚民梏桎。
大任降其身，必先砺其节。
勤奋幼养成，勇锐早成习。
忧民之所忧，急民之所急。
人饥犹己饥，人溺犹己溺。
心仪洪秀全，金田揭义旗。
前仆后应继，焉能坐待毙？
先生奋臂起，奔走呼号疾。
医国苦无方，孜孜勤求觅。
港澳欧风浸，檀岛美雨浥。
始诧轮机奇，益知沧海阔。
医国并医民，潜心及群籍。
西哲与东儒，精华无不汲。
人称“通天晓”，胸怀经世略；
自许“四大寇”^[2]，谈笑骇众俗。
与游皆英豪，所交尽俊杰。
登楼怀范公，涉水思祖逖。

越秀长啸歌，珠江频击楫。
指点好河山，壮怀弥激烈。

每思中法役，先生愤尤切。
法军寇闽海，马江肆突袭。
南洋清战舰，瞬即灰飞灭。
水师虽败亡，陆军犹荷戟。
老将冯子材，骑摧敌阵裂；
黑旗刘永福，电击寇营决。
蕉地虏尸横，蔗林洋炮曳。
收复镇南关，我军获大捷。
法阁遂垮台，外交临绝壁。
阁揆空咆哮，朝野徒画“十”。
清廷何昏愦，反向敌屈膝。
天津条约签，纸虎皮尽揭。
越南兄弟邦，惨遭法奴役！
缅甸我友邻，亦为英吞灭。
篱破室何安，唇亡齿焉蔽？
目击并耳濡，反清志即立。

纵观神州史，盱衡天下势。
先生百虑煎，忧愤辄难制。
远溯炎黄祖，文明初肇始。
立国何悠长，民勤多睿智。
江山贵一统，历代重文治。
妇孺尚礼仪，长幼明廉耻。
火药与指南，印刷与造纸。
百工多发明，万代被其祉。

地广著全球，人众冠当世。
理当并称雄，何反受人制？
列强恣侵凌，视我如犬豕。
诚恐国沦亡，任凭人驱使。
主子行奴化，焉容尔有恃？
洗脑变伦常，淘心换文字。
国粹古文明，必将同消逝。
湮灭如玛雅，道义待谁嗣？
何以答祖先？何以对后世？
掏尽西江水，焉能涤此耻？
拜伦哀希腊，愿为古国死；
诗人裴多斐，亦以身殉志。
况我生中华，尤当力奋翅。
生当献丹心，死应耀青史。
中华兮中华，汝我为母子。
儿之身与心，皆为母所赐。
儿愿为天风，为母荡尘滓；
儿愿为刀圭，为母剔腐骨；
儿愿为鼙鼓，为母壮声势；
儿愿为战旗，为母集斗士。
儿心永如磐，儿志永不弛。
誓复母威仪，光照无涯止。

(二)

行远必自迩，登高须拾级。
通往罗马城，道路固非一。
夙闻教与农，为国首当及。

农以解民饥，教则治其癥。
日思骋良图，济世心何切！
洋洋万言书，条分复缕析。
相偕陆皓东，北上入津邑。
欲说李鸿章，改弦将辙易。
李今握重兵，雄踞君王侧。
多年事洋务，视作清柱石。
位高必震主，满汉终有隔。
倘能易其志，何难覆清室？
为语古中华，国亡已无日。
欲挽国危亡，政教首当革。
人能尽其才，明珠不暗掷；
地能尽其利，寸土必增殖；
物能尽其用，工艺尤需择；
货能畅其流，不再加阻塞。
但求船炮坚，宁非逐其末？
马江舰顿歼，岂尽船炮劣？
督抚非其人，焉能塞其责？
此耻忆犹新，慎诸莫再失。
无奈李中堂，奴性难舍割。
革新无共语，焉能易其辙？
侯门深似海，书上如沉石。
露重飞难进，风高响易失。
缘木枉求鱼，壮志空抛掷。
徘徊海河旁，徒闻水汨汨！

天津扼京门，大沽炮台屹。
英法饱掠余，炮毁成废铁。

僧王鏖战处，徒闻潮声咽。
津民悸犹存，海神魂尚慑。
遥见渤海湾，洋舰如山立。
洋货斥市场，华商多歇业。
乞丐遍城郊，军营多羸卒。
唯彼洋教堂，依旧耸穹碧。
昔有法教士，恃强肆猖獗。
擅自占民田，恣意夺民业。
婴儿遭虐残，白骨相枕藉。
市民焚其巢，实为所激。
天津法领事，目空无一切。
弹毙我市民，叫嚣犹未绝。
津民无可忍，群起愤还击。
血债血来偿，其死自作孽。
民已作牺牲，政府当加恤。
清廷何乖张，反视民为逆！
津民二十人，枉被斩首级！
府县悉充军，廷吏亦遭黜。
民冤何处伸，民愤何时泄？
公理复何存，正义何处觅？
弱国无外交，此言诚堪惕。
公思津教案，不禁发怒立！

西行窥帝京，欲切清脉息。
殿宇固堪惊，国况已非昔。
时见阔洋人，策马横奔逸。
行者避稍迟，洋鞭即笞及。
迤逦见天街，耀眼楼台接。

文官恭下轿，武官离马匹。
结彩复张灯，歌管声盈溢。
风飘响入云，骊宫焉能及！
借问此何为？不禁长叹息：
太后那拉氏，寿诞令作节。
此日复何日？辽东烽火急。
日寇入朝鲜，弥空战云集。
侈言建海军，御敌于海域。
不令敌内侵，轻入我城邑。
万民为捐输，一劳求永逸。
岂意民脂膏，公然被盗窃！
大修颐和园，夯杵震林樾。
一亭费千金，一阁耗万镒。
百僚竞献媚，以此作寿礼。
但开太后颜，国破何须计！
主帅首遁逃，良将脑涂地。
倭刀已临头，文恬武犹嬉。
堂燕巢幕沿，庖鱼游釜底。
徒恨鸟惊心，但感花溅泪！

往吊圆明园，腥风犹刺鼻。
百年建此园，华丽世无匹。
英法伙联军，悍然入京阙。
可怜一把火，三日焚未熄。
稀世宝和珍，一任强盗劫。
玉宇与琼楼，化作火鸦灭。
今日瓦砾场，当年帝王阙；
今日断垣墙，当年神仙窟。